



前摇言

“大学语文”课程经过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它为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语文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最近几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边缘化的争论愈演愈烈,这种争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严重冲击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我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而应该拿出相应的对策来消弭其负面影响。这本教材的编写,正是我们兑现这一承诺的一次尝试。我们没有继续沿用“大学语文”之名,而是代之以“文学”,又由于“文学”的范围极广,只好再对之进行限定,出于人文内涵和课时所限的考虑,我们定格为“中国文学精要”。以徐中玉先生为代表所编写的诸多“大学语文”教材,选材范围是古今中外,我们没有把外国的选进来,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课时太少,实在顾及不过来;二,在提炼人文主题时,很难确立一个让大家公认的人文主题;三,随着今后大学人文素质课程的改革,外国文学部分完全可以单列为一门选修课。

我们所说的提炼人文主题,与其他教材的做法不一样,我们没有直接把人文主题说出来,而是把它蕴藏在了文学特征之中,通过文学特征蓄积出一个广义的人文主题来。

我们编写这本教材,主要还出于如下考虑:

一、满足开设公共文学课的需要。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教材一般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几个部分,叙述较细,分量较重,且文学史与文选分别出版。如果开设公共文学课而使用这样的教材,势必会大大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给学生造成很大的浪费。各院校对开设公共文学课的要求虽不完全一致,但一般是开员~圆学期,每周两节课,约源~苑园课时。我们这本教材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而编写的。全书猿园万字左右,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有文学史常识介绍,又有文选、作家简介、作品注释、作品提示和思考题。一本在手,就可了解中国文学概貌和重要的作家作品。当然,本书也可供一般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之用。

二、本教材在体例上略有创新,以文学发展为经,以各时代最典型的人文主题为纬。具体说来,就是以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但不再采用通行的文学史分



期方法(如将古代文学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等)进行单元划分,而是在大致遵循文学史发展顺序和体裁特点的前提下,提炼人文主题来组织单元。

三、对人文精神的提炼注意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即在当代人关注的人文主题与中国文学史中依次出现的人文主题中寻找契合点。比如,某一个或几个时期的某种文体或某个文学流派最突出地反映了某一人文主题,这一人文主题又为当代人所关注,即将其组合为一个单元,而文选也重点选取最能体现这一人文主题的典范作品。我们对所设的人文主题及单元划分均经过反复研讨和慎重考虑,但任何概括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简明读本,我们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四、注重文学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统一。文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于一般的素质教育,它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是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艺术性。本书概述和作品提示部分注重从当代人关注的人文精神切入,从文学切入,即强调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品味中,揭示、阐释、提炼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使大学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提高审美境界和综合素养,而不是写成纯粹的思想教育教材。语言表述上以亲切流畅、略有文采为标准,避免刻板 and 花哨两种偏向。

五、长篇小说和戏剧一般篇幅巨大,内涵丰富,很难以某一人文主题来概括全书,只好以体裁划分,冠以涵盖面较广的人文主题,虽说有点牵强,但目前我们也想不出更好的处理办法,只好以“有一利必有一弊”来安慰自己,不想勉强来辩解了。

六、本书参考了前人的许多成果,但作为教材和普及性读物,难以一一注明,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云龙

二〇一〇年 远月 员日



文学起源于民间,起源于人类抒发和交流的需要。当先民们的生命情感不再仅仅以笑声、哭泣、呼喊等简单方式来宣泄,而是用一种富有韵律的文字形式来表达时,朴素的民间文学也就宣告诞生。民间文学是我国神圣文学殿堂中的天籁之音,其实是民众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一种情感展示与文化创造。当文人文学逐渐发展起来以后,民间文学仍然代表了一种拙朴刚健的草根文化而在民间社会中世代传衍。正是这一股股流淌于民间的源头活水,在一直滋润、浇灌着一部至为厚重的中国文学史。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 600 多年间的诗歌 305 篇。其内容涉及中国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丧葬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在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其中“风”和“雅”中收录的民歌最有文学价值,有的咏唱了人们的日常劳动生活,有的歌颂了人们对本民族的热爱,有的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状况,有的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和被压迫者的反抗。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有着深刻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雅诗和颂诗是当时的上层社会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历史社会生活。

《诗经》里的作品在当时都是配乐演唱的,根据音乐的不同,它们被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是 15 个地区的土风民谣,大部分是民歌,共 160 篇;“雅”大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少数为民歌,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 105 篇;“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乐曲,共 40 篇。其表现形式以四言为主,主要采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后人遂将风、雅、颂与赋、比、兴合称为“诗经六义”。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常常在一首诗中交错使用,构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事实上,比、兴手法就是把主观情感客观化、物象化的途径,它对我国古代诗歌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而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春秋时代,“诗”就已成为当时贵族子弟的必读书,《左传》中多有“赋诗言志”的记载,即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以表达意图。秦时“诗”遭焚毁,但被儒生诵记、保留下来,后被汉儒尊奉为“经”,改称《诗经》。

继《诗经》之后,先秦诗歌又涌现出了另一部光辉篇章《楚辞》。“楚辞”之名,原本是泛指楚地歌谣,以后才特指由屈原在楚地歌谣基础上,借鉴《诗经》体类改造而成的一种诗歌新样式。现存最早的楚辞集为《楚辞章句》,是由东汉学者王逸编注而成的,收录了屈



原、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诗人的作品。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因而后人又称楚辞为“骚”或“楚骚”。

楚辞是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有浓郁的南国文化色彩。在中原的史官文化早已取代了巫官文化的时代，身居南方的楚国君臣百姓却仍然信巫尊祭，时时迷醉于原始宗教情感与浪漫的幻想之中。在屈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楚苗民风民俗的深厚影响，如《九歌》之为祭神组诗，《招魂》所依据的民间招魂习俗，以及众多诗作中所涉及到的问卜、降神等情节与神游的境界，都有着浓厚的楚苗巫官文化色彩。楚辞正是以其哀感顽艳的情思物象，奇幻丰富的艺术想像，以及华美艳丽的辞采形式，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与《诗经》双峰并峙的诗歌典范。

从篇章体制看，《诗经·国风》中最常见的是重章叠句、反复唱和的民歌体形式，章节之间有时仅更易数字，雅颂史诗则往往以时间为序作单向的线性历史叙事，屈宋辞赋则突破了上述格局，以酣畅淋漓的笔调抒情言志，铺陈物色，其笔触在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转换推移、变化莫测，由此抒写诗人忧思彷徨而不懈求索的心路历程。楚辞对后来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民歌被称为“乐府”。“乐府”本是汉武帝时创立的音乐机构，其职能是掌管宫廷所用音乐，兼采民歌。魏晋以后，便将汉代乐府所搜集、演唱的歌诗统称为“乐府”。

汉乐府歌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富有生活气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汉乐府歌诗中，已出现了全新的从第三者角度叙述作品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孔雀东南飞》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叙事诗已经发展到了更趋成熟的阶段。

受汉乐府的直接影响，东汉末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人抒情诗，这就是著录于梁萧统所编《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其作者大都是生活在汉末中下层社会的文人士子，他们有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但生不逢时，志不得展。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们为摆脱穷困潦倒的境遇，投身于激烈的仕途竞争中，沦落天涯而胸怀故土。生活的漂泊不定，人生追求的茫然若失，使他们面对四季交替、草木枯荣、鸟啼虫鸣、风云霜露、日月星辰等，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离别相思、感时伤志、知音难遇、光阴易逝、生命短促、叹老嗟卑等世俗情怀。

这些“游子之歌”、“思妇之词”，在艺术上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离骚》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平易淡远的艺术风格。深入浅出的艺术构思，富于想像的比喻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抒情诗的典范。被誉为“天衣无缝，一字千金”。

民歌是文学中的“天籁之音”，也是文学的源头活水，它们以刚健清新的精神风貌不断滋养着历代文人，至今仍给我们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黍离^[夙]

《诗经》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圃]。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四，中华书局影印本。）

注释

[夙]这是一首慨叹西周王朝盛衰兴废的诗，是《诗经·王风》中的第一篇。“王”指王都，周平王迁都洛邑后，王室衰微，天子位同列国诸侯，其地产生的诗歌被称为《王风》。《王风》多为伤感乱离之作，特别是《黍离》一诗，历来被视为悲悼故国的代表性作品。《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称之为《诗》或《诗三百》，汉学者奉其为经典，称《诗经》。《诗经》汇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共~~三百~~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也称国风，主要是地方民歌。雅，分小雅和大雅，是庙堂正乐。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多为宗庙祭祀乐歌。《诗经》以四言为主，富于节奏感，多重章叠句，大量运用赋、比、兴手法，对我国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圃]黍、稷：两种农作物。离离：长势茂盛的样子。

[猗]靡靡：行步迟缓的样子。摇摇：心神不安的样子。

[渊]噎（~~噎~~）：因忧深而气逆，难以呼吸。

作品提示

传说周王室为避开犬戎侵扰而东迁，所有旧时的宗庙宫室尽荒凉破败，一位旧时贵族路经此地，因悲周室颠覆，乃作此诗。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十句，采用了反复咏唱、重章叠句的写法，各章间仅个别字有变化，却将一种强烈的忧愤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每章开头两句，都以诗人眼前所见的黍、稷起兴，



只在“苗”、“穗”、“实”三个尾字上略加变化，不仅以景致转换显示出时序的迁移，而且起到了“变文换韵”的作用。每章的第四句末分别以“摇摇”、“如醉”、“如噎”作结，感情不断加浓，并富有形象感。每章末尾的后四句，诗人出人意料地以旁人对“我”的态度来烘托悲情，这与其说是以天下为己忧者的悲哀，不如说更是“不知”者的悲哀。

诗人以孤独的个人来哀悼沉重的历史，反复咏叹，曲尽其妙，该诗遂在后世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了故国之思中一种永恒的悲怆。难怪一代文豪梁启超为该诗所倾倒，认为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一种“缠绵悱恻、回肠荡气的情感”。

思考题

重章叠句的写法，对于诗中悲情的表达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静女^[员]

《诗经》

静女其姝^[圆]，俟^[猿]我于城隅。爱^[源]而不见，搔首踟蹰^[缘]。
静女其变^[远]，贻我彤管^[苑]。彤管有炜^[愿]，说怿女美^[怨]。
自牧归荇^[圆]，洵^[猿]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诗经》卷二，中华书局影印本。）

注释

[员]本篇选自《诗经·邶风》。

[圆]其：句中助词。姝（淑）美好。

[猿]俟：等候。

[源]爱：通“隐”，隐藏，躲藏。

[缘]踟蹰（踟蹰）：踱来踱去没主意的样子。

[远]变（变）：娇美。

[苑]贻（贻）：赠送。彤管：一说红管草，一说妇女用的红色针管，一说茅草芽，一说一种乐器。

[愿]炜（炜）：光彩鲜明。

[怨]说(赠)怪(赠)喜悦。说、怪与“悦”同义。女通“汝”。

[夙]归:同“馈”赠送。萸(夙)初生的茅草。余冠英《诗经选译》:“‘芍药’,香草名,和‘靡芜’同类。男女以芍药相赠是结情的表示。”

[夙]洵:确实,实在。

作品提示

本诗通过对男女幽会情节的生动描摹,咏赞了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炽热的爱情,体现了青年人的活泼俏皮,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特别是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更是维妙维肖。

这首诗构思新颖、巧妙,笔法简括深透。在篇章形式方面,对叠咏定格有所冲破。诗中多用双声、叠韵,从而增加了诗的音乐美感。

思考题

夙这首诗如何婉转细腻、含蓄真切地描绘出一个天真活泼的少男的心理活动?

夙认真分析本篇并阅读《诗经》中其他相同题材的作品,谈谈你对这类作品的感受。

哀郢^[夙]

屈原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夙]。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夙]。去故乡^[夙]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赍^[夙]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夙]兮,荒忽其焉极^[夙]?楫齐扬以容与^[夙]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夙]。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寔^[夙]。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夙]。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夙]。心虺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夙]。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夙]。羌^[夙]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夙]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夙]之遗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夙]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夙]。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夙],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岢傿而含戚^[夙]。外承欢之曷约兮^[夙],谿荏弱而难持^[夙]。忠湛湛而愿进兮^[夙],妒被离而鄣之^[夙]。尧舜之抗行兮,錡杳杳而薄天^[夙]。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夙]。憎愠黜之修美兮^[夙],好夫人之忼慨^[夙]。众薺蹀而日进兮^[夙],美超远而逾迈^[夙]。

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夙],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夙]。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注释

[夙]本篇选自屈原的《九章》。“九章”是九首短篇抒情诗的总称,篇名分别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些诗篇不是屈原在同一时期写的,后人把它们编在一起,加上“九章”的总名。“哀郢”是痛悼楚国郢都沦陷的意思,写于公元前 278 年。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人。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他出身贵族,学识渊博,善于辞令。楚怀王时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他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举贤授能,改革政治,因此遭到楚国保守势力的诽谤和打击,被放逐于汉北(今湖北汉水一带)。后一度被召回,出使齐国。楚襄王继位后,政治愈加黑暗,屈原遭亲秦派排挤,再次被放逐到沅、湘一带。公元前 278 年楚国郢都失陷,他心忧国家危亡与民生艰难,痛不欲生,乃于当年五月五日自投汨罗江而死。代表作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夙]皇天:对天的尊称,这里也暗指楚王。皇:大。不纯命:天道无常,天命无常。

[夙]震:震惊。愆:苦难。意思是使老百姓这样震惊于苦难之中。

[夙]东迁:向东逃迁。指楚国都城东迁陈城。

[夙]去故乡:指离开郢都。

[夙]国门:郢都城门。轸(摅)怀:沉痛地怀念。轸:悲痛。

[夙]甲之鬃(摅):甲日的早晨。鬃:同“朝”。

[夙]去闾:离开故乡。

[夙]荒忽:同“恍惚”,心情迷茫,神志不清。焉极:哪里是尽头。

[夙]容与:形容船在水里缓慢行进的样子。

[夙]涕:眼泪。淫淫:流泪很多的样子。

[夙]眇:同“渺”,指前途的渺茫遥远。所躑(摅):落脚的地方。躑:践踏,落脚。

[夙]袁焉:于是。洋洋:漂泊无所归宿。

[夙]凌乘:冒着。阳侯:波涛之神,能兴风作浪,这里代指波浪。这句话的意思是乘着风浪顺流



而行。

[猿]焉薄 在哪里停泊靠岸。

[猿]燃(旱)结 牵挂,郁结。燃,犹“挂”,悬挂。蹇产 指思虑纠缠,心情不能舒畅开朗。

[猿]终古 长久,永古。这句话的意思是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

[猿]逍遥 漂泊,飘荡。

[猿]羌 楚地方言,发语词。

[猿]大坟 水边的高堤。

[猿]江介 江边,指沿江两岸的楚地。遗风 前代遗留下来的楚国的淳朴风俗。

[猿]森 大水茫茫,一望无际的样子。

[猿]曾 简直,竟然。厦“厦”的假借字,即大屋,指楚国宫室。丘 废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简直没有想到郢都的宫殿会变成废墟。

[猿]两东门 指郢都东关的两个门,这里借指郢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又怎么会想到郢都的东关会长满荒草。

[猿]忽 恍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身虽去国,犹疑身在故国,神志恍惚。

[猿]蹇 发语词。騑傺(騑) 失意。戚 忧愁,悲伤。

[猿]外 外貌,外表。承欢 奉承讨好,这里指奸佞之人讨好楚君。鬻约 同“绰约”,一般用以形容柔媚美好的姿态,这里喻指奸臣的谄媚之态。

[猿]谏(谏) 诚然,实际上。荏弱 软弱,脆弱。难持 靠不住。

[猿]湛湛 忠厚诚实。愿进 愿意为国君尽力。

[猿]被离 同“披离”,繁多杂乱、纷乱交错的样子。鄣 同“障”,挡住,阻塞。这句话是说好妒的小人多方面设置障碍。

[猿]抗行 高尚的行为。踦杳杳 高远的样子。薄天 接近天空。

[猿]被 加上。不慈 对子女不疼爱。伪名 歪曲捏造的恶名。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楚怀王的不满情绪。尧舜把帝位让给贤人而不让给儿子,所以有不慈的名声。这样的大圣人还不免被人诽谤,何况其他人呢。暗讽楚怀王不应任人唯亲。

[猿]憎 憎恨,厌弃。愠鬻(愠) 指心中有所蕴积而不善表露。修美 指美德。这句话是说国君憎恶那心中蕴积、不善表达的人的美德。

[猿]好(好) 喜爱。夫(夫) 指示代词,那,人,这里指小人。鬻慨 同“慷慨”,指善于发表激昂慷慨的言词。这句话的意思是:小人只会慷慨陈词,花言巧语,却受国君恩宠。

[猿]众 指小人。蹇蹻(蹇) 小步行走的样子,喻指奔走钻营。

[猿]美 指贤人。超远 疏远。逾迈 越来越远。

[猿]乱 古代乐曲的尾声。曼 伸展,放开。流观 四处观望。

[猿]首丘 传说狐狸无论死在什么地方,头部总是向着它的巢穴所在的土山。这两句的意思是:



飞鸟还知道返回老巢，狐狸死的时候还知道头部向着巢穴所在的土山，诗人又怎能忘掉那朝思暮想的郢都呢！

作品提示

公元前 278 年的春天，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楚国君臣仓皇出奔，人民四散逃亡。这时诗人屈原已在江南流放多年，他痛惜郢都沦陷，追忆当年出走郢都、东下流放的情形，怀着无法遏制的激愤之情写下了这一不朽名篇。诗中表达了他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奸佞小人的切齿痛恨，对昏庸楚王的强烈不满和对自身遭遇的深沉慨叹，充满了热爱郢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情感。

《哀郢》是一篇文情并茂、千古传诵的佳作，通篇换了十多次韵脚，有平声韵也有仄声韵，使节奏更为鲜明，朗读起来富有艺术美感。诗人还用反复吟咏的方法，一唱三叹，回环往复。如写对郢都的眷恋，就说“望长楸而太息”；“顾龙门而不见”；“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等，用以抒发忧国忧民的痛苦心声，传神地表达出愤恨与哀怨相交织的复杂心理。

思考题

1. 为本诗分段并总结出各段所表达的主旨。

2. 诗人用反复吟咏的方法，除了写对郢都的眷恋，还写出了哪几层意思？找出例句加以分析。

饮马长城窟行^{〔贞〕}

《汉乐府民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夙〕}。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夙〕}。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夙〕}。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夙〕}。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夙〕}。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夙〕}。呼儿烹鲤鱼^{〔夙〕}，中有尺素书^{〔夙〕}。
 长跪读素书^{〔夙〕}，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夙〕}。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三十八卷，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注释

[员]“饮马长城窟行”是汉乐府曲调名，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思妇怀远的汉乐府民歌，“乐府”一词，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机构，后来指这一机构所搜集的民歌。《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汉代乐府机构所采集的民歌，后被收录到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汉乐府民歌主要集中于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这三类之中，尤以相和歌辞类为多。“相和”是一种“丝竹相和”管弦乐曲，“鼓吹曲”是当时吸收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而形成的军乐，“杂曲”所用音乐已失传。

[圆]绵绵 连绵不断。这里是以河边茂密的青草形容对远方人的相思心绪。

[猿]宿昔 指昨夜。

[渊]展转 同“辗转”。

[缘]枯桑 落了叶的桑树。这两句是说 枯桑虽没有叶，但仍能感到风吹；海水虽不结冰，但仍能感到天冷。以此喻指 远行之人纵然感情淡薄，也应该知道我的孤凄与想念。

[远]媚 爱。言 问讯。以上两句是把远方人没有音信归咎于别人不肯代为传送。

[苑]双鲤鱼 指藏书信的函。一说就是刻成鲤鱼形的两块木板，一底一盖，把书信夹在里面；一说是将上写书信的绢编成鱼形结。

[愿]烹 煮。假鱼本不能煮，诗人为了造语生动故意将打开书函说成“烹鱼”。

[怨]素 生绢。古人用绢写信。

[夙]长跪 为古人席地而坐的常用姿势，两膝着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

[夙]这两句中的“上”、“下”指书信的前部与后部。

作品提示

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抒写怀人情愫。诗歌的笔法委婉多致，完全随着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而曲折回旋。诗一开头便由青草绵绵而“思远道”之人，随后却说“远道不可思”，在梦中相见才更为真切。而一旦“梦见在我傍”，却又忽忆梦境之为虚幻，于是重又回到相思难见之苦。短短数句之中一波三折，情思恍惚，意象迷离，充分传达出女主人公怀人之思的缠绵殷切。后半段数句，剖鱼见书，似梦非梦，似真非真，既可能是现实之境，更可能是极度思念之时所产生的幻象。尤其是尾句“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寄信人不提归期，读信人不愿多想，那近乎永诀的语气留下无尽余味。

思考题

本诗是如何以短小篇幅传达出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婉曲情致的？



有所思^[员]

《汉乐府民歌》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圆]君？双珠玳瑁簪^[猿]，用玉绍缭^[源]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缘]！秋风肃肃晨风礧^[远]，东方须臾高^[苑]知之。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十六卷，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注释

〔员〕本篇是“汉铙歌十八曲”中的一首情诗。

〔圆〕问遗（~~惜~~）赠予。

〔猿〕玳瑁（~~玳瑁~~）是一种龟类动物，其甲壳光滑而多文彩，可制装饰品。簪：古人用以连接冠和发髻的饰品，横穿髻上，两端出冠外。

〔源〕绍缭：缠绕。

〔缘〕妃呼豨（~~豨~~）表声的字，“本自无义，但补乐中之音”。一说，表叹息之声。

〔远〕肃肃：风声。礧（~~礧~~）疾速，一说为凉。

〔苑〕高：是“嫌”、“皓”的假借字，白。“东方高”，日出东方亮。

作品提示

《有所思》是女子相思之词，全诗采用自述口吻，写出了一段感情纠葛。其语言质朴明快，语意的表达方式富于变化。诗分两段，上段十一句写得明白畅快，下段六句则曲折含蓄。起初，女主人公因思人而爱物，欲赠送“双珠玳瑁簪”给远方的情郎，此后“闻君有他心”，怒火中烧，因恨人而毁物，继而发誓与他决裂——“勿复相思”，后来却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初的两情缱绻。全诗的情感跌宕起伏，写出了热恋中人“望之深，怨之切”的微妙心理。

有趣的是，有人将该诗与“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另一首情诗《上邪》相联系，认为它们原本即是一篇，只是在后来因为演奏的需要才被割裂为两篇，此说甚有道理。显然，《有所思》中的女主人公在一时的激愤、决绝之后，旧情难忘。她在经过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之后，感情变得更加成熟，于是有了下面的誓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

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上邪》)两相对照 ,《有所思》与《上邪》堪称珠联璧合。

思考题

员诗中是怎样表现女主人公一波三折的情感变化的？

圆称是否支持《有所思》与《上邪》原本是同一首诗的说法？为什么？

行行重行行^[员]

《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圆] ,与君生别离^[猿]。

相去万馀里 ,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源]且长 ,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缓^[缘]。

浮云蔽白日 ,游子不顾反^[远]。

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苑] ,努力加餐饭。

(〔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 :《文选》第二十九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圆年 版。)

注释

[员]该诗最早出现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中 ,是其中“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一些下层失意文人的作品 ,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 ,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 ,描写生动真切 ,标志着我国五言诗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这些诗歌在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 ,尤其是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 ,因而富有民歌情趣 ,但其技巧较之乐府民歌更为细致工整。刘勰推之为“五言之冠冕” ,钟嵘称它“天衣无缝 ,一字千金”。

[圆]行行重行行 :行了又行 ,走个不停。

[猿]生别离 :活生生地分开。





[源]阻 险阻。

[缘]缓 宽松。这句话是说 人因为相思而一天比一天瘦。

[远]浮云 比喻游子在外地的新欢。蔽 遮蔽。白日 明亮的太阳 ,比喻爱人 ,即游子。此句是想像游子在外为人所惑 ,一去不返。

[苑]弃捐 丢下。勿复道 不再说。

作品提示

这是一首思妇诗 ,抒写了一个女子对远行在外的丈夫的深切思念。汉代末年 ,士人游宦风气很盛 ,大批中下层文人为寻求出路而远离乡里 ,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游子”长期外出 ,家眷不能同往 ,彼此间难免有伤离怨别的情绪。本诗的女主人公与丈夫感情很深 ,此刻既担心丈夫在外地发生变故 ,又忧虑自己年华似水流逝 ,但当种种忧愁感伤都无从排遣时 ,却努力把这一切抛开 ,深情祝愿丈夫在外多加保重 ,凸显出一个温柔善良的传统妇女形象。

该诗抒情含蓄 ,委婉多致。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多用比兴手法 ,巧妙地传达出自己“剪不断 ,理还乱”的思绪。这种含蓄深沉的写法 ,和主人公的善良柔情互为表里 ,正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温柔敦厚诗风的生动体现。二是善于用典 ,如开头的“与君生别离”句化用了《楚辞·九歌》中“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句意 ,“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一涯”句借用了《诗经·蒹葭》中“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的诗意 ,而“道路阻且长”则直接袭用《蒹葭》中“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的词句……恰到好处的用典 ,不仅使诗句言简意丰 ,同时有助于该诗含蓄委婉风格的形成。

思考题

本诗主要是通过什么手法来表达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的 ?请具体分析。

明月何皎皎^[夙]

《古诗十九首》

明月何皎皎 ,照我罗床帟^[夙]。
 忧愁不能寐 ,揽衣^[夙]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 ,不如早旋归^[夙]。
 出户独彷徨^[夙] ,愁思当告谁 ?
 引领^[夙]还入房 ,泪下沾裳衣。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二十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员〕这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中“古诗十九首”的第十九首，是一首思妇念远的闺情诗。

〔圆床帟〕就是床上的帷帐。

〔猿揽衣〕披衣。

〔源旋归〕回家。

〔缘彷徨〕徘徊。

〔远引领〕抬头远望。

作品提示

这首诗抒情写景着墨不多，却形象、生动，含义深幽。至于该诗内容，是表现游子久客思归之意，还是寄寓女子闺中望夫之情？历来对此说法不一，但人们多将之归为思妇诗。

该诗前四句以夜景引起空闺之思，通过失眠看月、揽衣起床、徘徊不宁等一系列动作，极写主人公心中忧愁之深。由“忧愁不能寐”所引出的上述种种情状，带出全诗的关键语“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以此画龙点睛，点明主题。异乡游子欲归不归，实与所处的客观现实密切相关。汉末许多文人为营求功名而出游四方，却常常仕途阻滞，进退两难。这两句诗虽是直说缘由，但语有余意，道出了某种凄凉意绪，颇耐人寻味。女主人公揣想丈夫在外之艰难无奈，由此出户彷徨，然而悲情难诉，最后神色凄然地回到房里，潸然泪下。本诗细致描摹了思妇月夜不眠的种种情态，并巧妙运用清冷的月色以渲染气氛，使那一缕怀人情愫显得格外幽怨深绵。

思考题

古人说：“景语即情语。”试结合本诗，谈谈你对这句话的认识。





摇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表现了深厚丰富的感情,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隐秘深邃的精神世界里,理智与情感浑然一体,文史哲密不可分。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它们不仅是我国哲学的第一座丰碑,同样是我国散文的第一座丰碑,光耀千古。

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诸侯异政,各国君主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各国士人奔走游说,纷纷建言献策,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中国文化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将目光直接投向躁动不安的社会现实,探索宇宙人生,探讨治国之道,进行哲学思辨。他们以极其活泼的文学方式生动地宣扬着他们的哲学政治思想,描绘出一幅幅理想社会的蓝图。其中儒、道两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影响尤为深远。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汉代以后成为主宰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尽管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儒学已经远离了它的原初面貌,但是,《论语》一书却将其原始面貌极其生动地保留下来,并让我们依然看到那位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孔子的形象。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循循善诱,以“仁”为道德核心引导着世人。他以无比形象的语言传达着他的社会人生智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论语》中的许多语录浅显生动而又蕴含深刻的生命智慧,引领世人完善并成就道德人格,给后世以无穷的滋养。

战国时代,孟子、荀子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他们以强烈的个性与激情回应着更加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孟子以“浩然之气”铸就了刚正不阿、气概非凡的“大丈夫”品格,闪现着无比鲜活的人格力量,垂范后世,《孟子》之文深受唐宋古文家推崇;荀子作为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以他最为擅长的论辩艺术,传达着他的思想,《荀子》一书以其浓郁的文辞挥洒自如,滔滔汨汨,如决江河,具有高超的文学价值。

后世儒者辑录的《礼记》同样包含着珍贵的儒家智慧,如《大学》、《中庸》,宋代朱熹将其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其中许多经典格言,至今仍发人深思,如《大学》中有“克明峻德”,“格物”、“致知”,“君子必慎其独”,“君子必诚其意”等,成为读书人的修身座右铭;《中庸》勉励世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号召读书人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强调的“中”、“和”观念,成为中国人的处世尺度,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最重要的审美观念——“中和之美”,对文学影响极大。



道家的创始者老子大体与孔子同时代,《老子》一书同样立足现实的反省与批判,洋洋五千言,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奠定了道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以无比诗意的语言表现出深刻的哲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借水之自然本性指导世人如何自处于世,在今天仍具有疏导心灵的积极意义。

老子之后,庄子光大了道家哲学。他力主摆脱外物的奴役,追求自然无为,把审美情趣同超功利的人生态度联系起来,不仅表达了特殊的人生智慧,而且代表了特殊的中国艺术精神。《庄子》一书以诗意的方式散发出动人的文学魅力,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哲学天地。这是一个逍遥无碍的艺术天地,它以形形色色的寓言虚拟出一个奇特的象征世界,成为后世文学取之不竭的意象来源,对中国艺术天地的拓展功不可没。

被儒、道两家同样推为经典的《周易》以其独特的认识与把握世界的方式令世人为之着迷,充满神秘的智慧与力量。特别是《易传》,内涵深邃,行文流畅自如,更加富于哲理和文学色彩。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

汉代以后,儒道两家逐渐合流,儒为主,道为辅,儒道互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主线。此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文人便行走在受儒、道两家思想所左右的人生天平上,于穷与达、入世与出世之间调整着自己的精神平衡。就文学艺术而言,两家思想的影响使文人们的创作呈现出或现实或浪漫的风格倾向。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在当时也是显学。它有强烈的平民色彩,主张“兼爱”、“非攻”,与儒家展开激烈争论。墨子全部理论的核心是“义”,认为“义,利也”(《兼爱》)。墨子的人生哲学乃“赖力仗义”,提倡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墨家是一个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社会阶层,后期有一部分人就流入“任侠”之途。这种“赖力仗义”的人格理想是侠义人格的文化源头,又是近世武侠小说创作的文化基因之一。

法家思想是在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激烈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一种政治哲学,韩非为法家理论集大成者。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体系,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韩非对人情世故、社会关系等进行了充分冷静的分辨和剖析,毫不留情地揭去那笼罩在残酷现实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其非凡的幽默智慧提炼出一个个令人捧腹的寓言故事,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比犀利的讥刺针砭,可谓入木三分,如“郑人买履”、“买椟还珠”、“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等,这些寓言使韩非的文章无所顾忌,酣畅淋漓,洋溢着浓厚的文学气息。

儒、道、墨、法诸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宇宙人生的意义,确立了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先秦哲学家们追求的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与人格模式,他们在作品中所闪现的智慧之光将永远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之路。